

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

★ 报告文学卷_下
1979 — 1994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

报告文学卷(下)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写在她远行的路上	马继红 王宗仁	(1)
红旗下,有片橄榄绿	陈浣国	(11)
毛岸英之死	王 颖	(20)
谭老板的脾气	董保存	(35)
蓝色太平洋	江宛柳	(51)
人民子弟	陈道阔 江 深	(89)
爱在北京	时 宁 原 辉	(200)
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	江奇涛	(258)
黎鳌	杨景民	(301)

写在她远行的路上

马继红 王宗仁

明月洒青光，繁星照征途，正好乘着这月色去出征。她，走了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……你看她：没骑马、没坐车，像41年前迈进革命队伍一样步行走了。可是，留在身后的一行脚印，还是那样匆匆，还是那样清晰。

家乡有句口头话：“六月出门不离腊月衣。”她正是这个时候走的，可是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，身上穿的仍旧是那套整洁的军衣，里面的衬衫还打着细针密线的补钉；脚上那双“跑山鞋”仿佛还在山路上攀登——她这双鞋呀，一见到山路就添劲。

多少年来，她习惯了这样的打扮，无论是南征北战、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，还是出席会议、接待外宾的特殊场合，甚至连可以数得着的几次带孩子们到公园去，也是这种一身出征的打扮。这身朴素的衣服，伴随她，滚过战火的硝烟，浸过黎明的寒露；伴随她，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出入过豪华的宾馆厅堂。肩膀绽开了线，缝一缝。领子磨破了洞，补一补。袖口蹭上了泥，洗一洗。可如今，她要去的，既不是昔日洒过热血的疆场，也不是遍布她辛勤足迹的医院……出现在她面前的这条遥远而陌生的道路：没有朝花，没有

歌声，也没有笑脸；然而，也并不是阴森森的。沿它而去，她会见到许许多多先行的战友。她会像 1950 年在全国英模会上那样，荣幸地为毛主席、周总理再敬一杯酒。她已经整整四年没见周总理了，多想念啊！也许，她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拓人马克思畅谈一番……啊，此去是远行，她再也不能回来了。

“不，不能让她穿着这身衣服上路！”她的爱人老刘急匆匆地跑回家，翻遍了所有的衣柜，然而，展开一件衬衣，前襟上打满了补丁；再展开一件毛衣，肩上磨破的洞还没来得及缝；又展开一件军装，已经洗得略呈白色……一件件衣物从手上流过：用布条做的拖鞋，长衫改短袖、短袖改背心的白布衣，一条中间剪开又缝上的毛巾……翻着看着，老刘的心中一阵酸楚，“你呀，清贫了一生，如今要上远路了，还是这样的简朴！”他含着泪花上街买了一套新衬衫，送到了八宝山，哽咽着：“要在平时，你一定又会说我大手大脚。可这一次，你就依了我吧！”他不相信她会死去，轻轻地摇着她的手，眼泪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……

她是谁？

丁志辉。这个名字对年轻一点的同志来说也许比较陌生，可老同志无论如何不会忘记她：在当年的新四军和解放军的队伍里，有一个英名震四方的巾帼英雄。她率领一支医疗队，在江南水乡、辽沈大地、平津一带，拯救了千千万万个战士的生命。在战火中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。她荣获了四个模范称号：“模范党员”、“模范干部”、“模范妇女”、“模范医务工作者”。中华民族的骄傲，女同志的自豪，怎能忘记，连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都记着她。那是他老人家告别我们远行之前，他见到了分手近 20 年的丁志辉，不仅记着她的名字，连她家乡的公社地名都记着，甚至还记着她在战争年代得下的疾病。啊，人们都记着你，丁志辉！你是常怀报国志的巾帼英雄，你是女中一代风流，你是我军少有的女高级干部！

可是，今天她走了，走得那样匆忙，女儿不在身边，儿媳不在身

边，没有来得及吃一顿团圆饭，连嫂子亲手煮的飘着香味的鸡汤也没有顾得上尝一尝，她就走了。那鸡汤还在病房的桌子上放着，冒着缕缕热气。它，是在诉说嫂子的心意，还是把我们的远征者责备？

多年来，她患有严重的血吸虫病和肝硬变，白血球只有正常人的五分之一，白蛋白倒置，生活上极需要营养，可她平时连吃一个鸡蛋都要掂掂分量。进城30年，她没有下过一次饭馆，也很少买水果吃。倒是孩子们实在看不过眼，有时给她买个苹果什么的。可她却不愿意“独吞”，总是切成几瓣，全家每人捧起一弯绿色的月牙儿。还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中午，她陪外宾结束了上午的游览，回到北京饭店休息。她把外宾安顿好，自己却悄悄地走开了，在小卖部买了一个面包，就着一杯开水，吃得那样香甜。她完全可以去大吃大喝那不要钱的宴会，也完全可以坐着小轿车回家去吃点热汤饭，可是，她舍不得。一是舍不得那点汽油，二是舍不得宴会上的“油水”，她说：“像这种宴会，有我不多，没我不少，我就坚决‘罢宴’。”一次，儿媳到病房去看她，发现冷水盆里冰着一只装着剩菜的碗，便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妈妈，倒了得啦，何必留着！”她摇摇头：“晚上热热再吃。”“晚上有晚上的菜，吃剩菜要生病的！”儿媳劝慰中带着“威胁”。丁志辉可不吃这一套，晚饭时照旧把那碗剩菜“消灭”了。

人们会问：她对自己这样“苛刻”，是因为没有钱吗？不，她是我军卫生部的副部长，军级干部。那是她生来不喜欢吃好的？不，她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胃囊。其心灵的秘密就在于她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准则：“咱当初参加革命是不是为了天下受苦人吃好穿好，不受穷？如今，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，我们怎好意思吃肉时挑肥选瘦，吃面时捏圆拣扁？共产党员对革命的热情可不能像水皮上的油花，浮头一擦，就剩下凉水一缸了。”这条不成文的准则，像一条红线，贯穿在她生活的每个细节。这，桌上的小梳子可以证明。

这把普普通通的塑料梳子，还是祖国解放那一年，她出国访问

时带回来的，冬去春来、夏逝秋至，小梳子整整跟了她三十个年头。开始，小梳子梳她的黑发；后来，又梳她的白发……风雨雷电在梳背上奔跑，日月星辰在梳齿上闪耀，随着岁月的消失，小梳子已经断了不少齿，失去了原有的光泽。然而，丁志辉却始终带着它，出国访问，把它揣在兜里，梳理着异国的风光；下医疗队，把它卷进挎包，梳理着艰难的旅途；夜夜加班到月偏西，把它放在桌头，梳理着纷乱的思绪……勤劳的小梳子呀，多么忙碌，它给丁志辉振奋精神，梳去不眠之夜的疲劳，给她增添前进的力量。小梳子呀，应该给它记上一功。难怪她那么样珍爱它，大街上的橱窗里有的是长的、短的、折叠的、钢丝的、通电的……各种各样的梳子，可她从不曾想到换把新的。“姜还是老的辣”，她用这不太恰当的词儿来形容梳子。然而，妈妈的心情孩子们有时并不完全理解。女儿矛矛一次将小梳子扔进了厕所，说：“妈妈，从此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吧！”丁志辉听了，用责备的目光望了女儿一眼，然后把小梳子捞出来。矛矛从妈妈那严峻的目光和不寻常的举动里，挖掘出了人类美德的矿藏。她真悔恨自己，干吗要做使妈妈不高兴的事？她接过小梳子冲洗干净，又放在了妈妈的桌子上。

今夜，小梳子上还散发着那亲切的头发味，可是，它的主人却走了。看，她拖着那两条肿得一按一个坑的腿，一步步艰难地走着，留在身后那一行深沉的脚印，发人深思，引人回忆……

这个在太湖边的苦水里泡大的农家姑娘，从小打柴担水、挖野菜、下稻田，走惯了路。她参加革命，不是用花轿抬走的，也不是用汽车载去的，就是靠两条腿一步步走的。从太湖边走到上海地下交通站，走到淮北新四军的营地，走到东北的冰天雪地，又走到开满金达莱花的朝鲜国土……一双脚，走过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走过坚冰覆盖的积雪山路，也走过漫漫沙丘中没有路的路。有时一气就走几百里，上千里。从她这双打满血泡、结满硬茧的脚板上，使人想到骆驼的吃苦和耐性，想到黄牛的坚毅和执著。她肩挑革命重担，

从雾色沉沉的黑夜，穿过炮火，穿过死亡，走进了明媚如霞的曙光……她由一个苦童工成了人民的功臣，党的高级干部，人大代表。今夜，她走了，大步走着，一辆小轿车从身后追上来，停在她的身边：“丁副部长，上来吧！”她摆摆手，继续往前走。不一会儿，又一辆小轿车迎面开来：“老丁，上来吧！”她摇摇头，仍旧朝前走。她不明白，有些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荣誉、地位和享受、待遇划等号。白的、黑的、蓝的、灰的，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呜呜地从身边驶过。诚然，这些挂着公家牌号的小汽车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，可有的也并不尽然。不信，请看看：商店门前、郊外公园、海滨浴场……那五颜六色拥挤成一片的是什么？在这些人的眼里，公家的汽油比地上的喷泉还不值钱。可在丁志辉的眼里，那点点滴滴的汽油，却比闪亮的珠宝还贵重。多少年来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：但凡不是公事，不要小车，去挤公共汽车；但凡不是急事，不坐专车，去乘大车。有一年春节前，女儿从外地回来团圆，丁志辉到车站去接。一出车站口，女儿问：“妈妈，你的车呢？”丁志辉指指地铁出入口：“那不是！”“妈，你是坐地铁来的？”“对！还要和你一起坐它回去。地铁多方便，从车站一直通到咱家门口。”去年秋天，丁志辉的爱人利用休假机会去大连医院看望她，刚巧，赶上她要转院去南昌。本来，卫生部准备派人专程护送，可她坚决不肯，说：“老刘在这儿，何必再派人呢，不要给国家浪费钱了。”爱人送她到了南昌，返京时，她再三嘱咐：“你送我是私事，大连到南昌的车费不要让公家报销。”在丁志辉的心目中，公家不是一块肥肉，可以任意地揩油；也不是一把躺椅，可以尽情地逍遥。公家是一个湖，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涓涓细流，哪一滴不是人民晶莹的汗珠！她，没有用这些水去浇自留地，相反，却把自己的一颗颗汗珠无声地淌进了涓涓小溪，流入了博大的“湖”中。

四周静极了，像午后的山谷。她走着走着，想起了一桩心事，出远门之前竟没有和孩子们告别。对嘛，得给他们留几句嘱咐的话

啊！几天前，儿子朝平守着病榻迟迟不肯离去，她也想多看他几眼，在这生命的弥留之际。她是多么慈祥的母亲，她是多么爱孩子，同样，她又是多么需要孩子的爱呀！可她硬着心肠把朝平撵走了：“走吧，走吧，我不能为党工作就够揪心的了，不能再连累你们。要知道，你们身上燃烧着妈妈的生命。”朝平噙着泪花一步一回头地退出了病房。在上海进修的女儿矛矛，听说妈妈病重，多次要求回来看看，她想到女儿那么忙就一直没有同意。现在，女儿如果发现妈妈悄悄地走了，她又会怎么想呢？还有那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赶来的儿媳，匆忙之中，也没有顾得上和她说一句话，没有问一问她的学习、身体、工作……她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路边开满了斑斓的山花，娇小的花瓣上托着晶莹的露珠。她弯下腰一看，原来，不是花，是孩子们的脸盘。也不是露珠，而是孩子们的泪花。蓦地，她听到了一阵隐隐约约的呼唤，急忙扭过头，哎呀，是矛矛跑来了，她像一头飞奔的小鹿，一下子扑进了妈妈的怀抱。丁志辉把女儿紧紧搂在胸前，爱抚地摸着她乌黑的头发：“矛矛，妈妈这次走，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生气了吧！”女儿仰起脸，长长的睫毛上挑着晶亮的泪珠，“妈妈，一个月前，我到病房去看您，劝您注意身体，多休息，您总是摇头，一只手输着液体，另一手还攥着钢笔，忍着剧疼，躺在床上写战地救治工作总结。妈妈，要是您听我一点儿劝告，也不会走得这样早……”矛矛说着说着，禁不住呜咽起来。“不说这些了，来，让妈妈好好看看你。”她慈祥的目光像一条温暖的溪流，从女儿身上流过，最后，目光停留在女儿领口那件灰白色半旧的羊毛衫上，甜蜜地笑着。矛矛看出了她的心思，“妈妈，这还是你上次在病床上给我一针一线补的。过去我不愿穿它，嫌它样式老，颜色旧，像老太太的衣服。现在我懂了，看一个人美不美，不在外表，而在心灵。对吗？”丁志辉的嘴角浮起了宽慰的微笑。还用得着再说什么吗？日日夜夜辛勤耕耘的种子，已经在孩子心里长成了大树。忽然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，问矛矛：“你哥哥、嫂子呢？”“喏！”顺着矛矛的手指望去，

一前一后跑来的果然是朝平和莉沙。孩子们像小时候听妈妈讲战斗故事一样，亲昵地偎依在妈妈的膝下。丁志辉把手里的一朵花精心地别在莉沙的头发上，慈爱地说：“你们结婚已经一年了，结婚时，妈妈没有让你们买这买那，别人帮助买的大立柜也退掉了。我没参加你们的婚礼，也没让你们请客摆宴，对妈妈有意见吗？”朝平摇摇头，抢先回答：“妈妈，当时我们是有些想不通，可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幼稚啊！和别人的妈妈比较起来，您送给我们的虽然不是布置安乐窝的金钱，不是搞特殊化的‘阶梯’，但却是千金难买的革命品德，您不愧是我们的好妈妈。”丁志辉把目光转向儿媳：“莉沙，你是个烈士子弟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看。你曾向我提出要走后门上大学，托关系调北京，我都没有去办。因为人民没给妈妈这个权力，党啊不允许她的女儿做那些为自己谋私利的事。”“妈妈，您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”丁志辉望着孩子们清澈明亮的眼睛，那里回荡着纯洁、诚实的光波。她说：“我这次要走得很远很远，再也不能对你们进行直接的帮助了。今后，在生活的道路上，你们要学会自己迈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要虚度年华。这就是妈妈的希望！”

告别了孩子，她继续甩开臂膀大步向前，穿过茂密的森林，涉过叮咚的小河，翻过白雪皑皑的山岭，走过漫漫无际的沙砾……这一切一切，是多么熟悉呵，每一个场面，都是帧美好的回忆。这回忆就像最珍贵的文物，被人用科学的方法埋在地下，一朝打开，还是那样光彩照人。就是在这条小河水里，她曾冒着敌人机枪的扫射，夺回了一箱麻醉药；就是在这座山下，她曾几天几夜不合眼，抢救了数百名重伤员；就是在这片雪地里，她曾把战士冻成冰砣似的脚揣进自己的怀里；就是在这蒙、汉同居的地方，她曾率领几百名伤员艰苦跋涉 28 天，走过荒芜的沙漠……祖国无垠的大地上，她留下的脚印，她洒下的汗水，已经催开一片片烂漫的山花。如今，她旧地重游，满眼花波，清香扑鼻，心儿怎能不醉！这是在表白吗？不！从

参加革命那天起，她从来没有数过身后的脚印，从来没有向党和人民伸手要过报酬。然而，有耕耘就有收获，今天这遍地的鲜花，是人民精心为英雄雕塑的一枚枚勋章。

丁志辉走了，确实走了。她孑然一身，清贫如洗，对自己对亲属什么也没留下，没有遗言、没有财产、没有喧哗，可她却像一块燃烧过的煤，把光和热永远留给了党和人民——

解放军总医院的同志还记得：1965年初夏，担任副院长的丁志辉拿着存折，找到党委书记，郑重地递过去：“这是我的党费，请组织收下。”这几十张存折加起来的面额为1万元整。利息为：617元1角3分。党委书记笑着说：“老丁，真‘彻底’呀，连本带利都搬净了。你的心意党委收下，钱还是不要交那么多。”丁志辉执拗地摇摇头：“本来，这笔钱是准备支援亚非拉人民正义斗争的，可是经过联系，人家不收个人捐款。我和老刘已经商量好了，还是交给党处理吧！”之后，党委专门指派一名同志找她谈心，再次指出，钱是否少交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丁志辉庄重地说：“钱是党和人民给的，应当还给党和人民。”

邢台灾区和周总理握过手的老贫农还记得：正是周总理踏着余震来到震区中心的那天，一张寄自北京的700元的汇款单，卷在全国各地慰问信的中间，飞到了邢台，在“汇款人简短附言”里写着：请收下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意，战胜自然灾害，重建家园。

丁志辉同志的爱人刘德懋同志还记得：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非常时期，他们全家相继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，当时，丁志辉被下放到京外“监督劳改”，老刘被关进了私设的监狱，几年间音讯杳无。一次，丁志辉因犯病回京治疗，可巧，老刘也回来了。相逢后，他们诉说的不是肉体上的苦楚，也不是精神上的折磨，刘德懋提出，这些年没有为党工作，准备将组织补发的5200元作为党费上交。丁志辉欣然同意，说：“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越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的坚定信念。咱们都是老同志啦，个人受点委屈没

啥，党呀还是我们的母亲。”不少好心人得知后，几次登门劝他们：“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批够你们？人家说你们用钱买政治资本、买模范，何必再自找苦吃！”丁志辉看得远，笑笑说：“嘴是圆的，舌头是扁的，随他们批去吧！咱，对党不能变心。没有党哪有我们个人的一切！”千万别忘了，丁志辉是在身上留着受迫害的伤疤时，讲出这金子一般的语言！

河南长葛县的人民还记得：1975年夏天，在那场罕见的特大水灾之后，丁志辉作为中央慰问团的副团长深入到灾区。她走村串户，问寒问暖，把党的关怀送到了每一户、每一人。离开灾区的那天傍晚，她又悄悄地将1万元的存折交给了救灾指挥部。事后，她既没有向单位领导汇报，也没有向周围群众声张。当长葛县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在京开会期间，向丁志辉表示感谢时，一些人才知道了这件事……以上这25000多元是有“帐”可查的，还有那些对战友、对同志、对群众有了困难解囊相助的，没有入“帐”的户头就多了。在丁志辉经过的地方，从南到北，从西到东，从军到民，从过去到现在，有多少人接受过她的帮助？这些钱，是物质财富，它可以变成幢幢高楼，化成片片金谷，进出簇簇钢花；这些钱，又是精神财富，它可以使自私变得高尚，肮脏变得纯洁，丑陋变得美丽，可以使没有生命的变得有生命，使有生命的变得更加充沛。她走了，孑然一身，带着空空的行囊。可她又是那样富有！大地在脚下如此辽阔，众星在头上灿烂发光——精神上的富有，使她胜过一切！

她走了，真的走了。古往今来，人们总是把这条路形容得凄凄悲凉，黯淡无光。错了！你瞧，她走在這條路上并不寂寞，来为她送行的人络绎不绝！一队队、一行行，像一条条小溪流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涌来，那两鬓积雪的，是她当年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；那泪眼迷离的，是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伤员；那声声呼唤大姐的，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小鬼；那扑倒在丁妈妈身旁的，是她在行军路上接生的娃娃。在这些人群里，有的一家三口自费从遥远地方赶

来,有的夫妻双双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顾得带,就登上了日夜兼程的列车。还有一位双腿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折磨得严重致残的干部,几年来没出过大门一步,此时硬是拄着拐杖,吃力地一寸一寸地挪动着脚步,参加了悼念的队列……真挚的泪雨汇成爱的湖泊,深情的鲜花编成美的祝愿,无数的挽联铺成不平凡的道路。她走了,然而,她不是走向荒凉的墓穴,不是走向沉寂的九泉,她是走向人民火热的心房。在同行的道路上,她虽然不如某些人的遗像大,不如某些人的权位高,不如某些人的花圈多,可是,在人民的心灵的天平上,她却比那些灵魂苍白的人重得多!

她走了,真的走了,走出很远很远了。可是问问孩子,他们的回答是:“妈妈没有走。”问问周围的同志,他们的回答是:“丁副部长没有走!”问问党和人民,他们的回答是:“志辉没有走。”她没有走?莫非仅仅因为,整洁的衣衫上还留着她的体温?在医院病榻上完成的6万字的著作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?亲手送给孩子们的书还溶着深沉的母爱?不!她正像有些人对煤做出的评价一样:“在地床上永生便是死亡,在火光中死亡却是永生。”她的精神,她的思想,她的品格,已经熔铸进她相识的或不相识的所有人们的心中!

在新的长征道路上,她没有远行。看,丁大姐就在我们前面带队……

马继红 1970年入伍,曾任卫生员、护士、宣传干事,现为总后勤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,二级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。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《石门开》、电视连续剧《天路》等10多部。

王宗仁 陕西扶风县人,1958年入伍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,一级作家。出版了26部作品集,主要有:《历史,在北平拐弯》、《睡狮怒醒》、《青藏风景线》等。

红旗下，有片橄榄绿

陈淀国

黎明。

淡淡晨曦，在喷薄绚丽的霞光点染下，显得那么柔和，那么俊美。绿的树，红的墙，矫健的石狮，挺拔的华表，巍峨壮观的古城楼……整个北京，在静谧、安详的晨风里，渐渐地醒来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宽阔的长安街旁，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，潮水般地挤满了人。他们当中，有系着红领巾的少年，有两鬓花白的老人，有刚刚下了夜班的工人，有穿着入时的妙龄姑娘……一双双眼睛，显得异常兴奋，凝视着同一个方向；一颗颗激动的心，被同一桩令人向往的事儿强烈地吸引……

“来了！”

“来了！”

顿时，拥挤的人群，火山爆发般沸腾了，一束束目光，不约而同地朝向天安门、转向金水桥。只见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在一片生机盎然的“橄榄绿”擎举下，不停地向前迈进、迈进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太阳，从东方升起来了；红旗，从天安门广场升

起来了；希望，意志，理想，信念，在人们心中升起来了！

天安门啊，庄严、雄伟、巍峨、宏大的天安门！你是新中国的象征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。500多个春秋，在这里，你一次次地看到、听到了：历代帝王的诏令，李闯王的呐喊，义和团的大旗，北洋军阀的狂掠，八国联军的铁蹄，爱国青年的火炬，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……

如今，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，终于升起了令人扬眉吐气的五星国旗，而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守护这面神圣旗帜的，就是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“国旗班”的12名战士。

国旗班，是个曾荣立集体一等功的先进集体。他们的哨位，在市中心，在天安门；他们的任务，升国旗，护国旗；他们的周围，是奖状，是贺信，是记者的采访，是掌声，是赞语，是电视“新闻联播”中天天露面的人物……无疑，这样的工作是光荣的，美好的，让人非常羡慕的。

今晨当班升旗的三个战士，左边的叫康春明，右边的叫冯斌武，中间的是班长马新利。他们头顶盾牌，领缀红章，身着橄榄绿呢料警服。步伐是那么整齐、有力，动作是那么潇洒、利落；神采是那么激扬、昂扬。从远处望去，就像一片丽云、一泓清泉、一叶飞帆，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涌进、涌进……

这三个小伙子，像全班战士一样，长得都很标致，都很“帅”，是经过反复挑选的：一米八左右的个头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闪露着青春光彩红润脸膛，落落大方，彬彬有礼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男子汉的气质。在这小小的而又是举世瞩目的哨位上，犹如三棵茁壮刚劲的青松，时时守卫在国旗身旁。

这些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朋友、港澳同胞、国际友人，从代表祖国亿万人民、时刻守卫在伟大国旗身边的武警战士这里，受到了鼓舞，看到了希望，激励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这三名战士，以及国旗班一年一茬的新战友，为了不辜负党和国旗赋予

的光荣重任，为了不辜负亿万人民的热切期待，他们付出了和正在付出着多少艰辛劳动、多少默默的牺牲啊！他们每个人心中，都有一个强烈的不成文的信念：天安门广场，是祖国首都的心脏，在这里执勤、站哨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关系着祖国的威望、武警部队的声誉。所以，处处不该忘记：为表达对国旗的敬仰，体现人民武警部队的精神面貌，必须时刻保持严整的警容、端正的姿态，以致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力的升华、美的再现。为此，不得不用难以数计的汗水、时光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，进行一次次“无情”的磨炼：胸挺不起的，睡觉不枕枕头；腿并不拢的，用背包带狠狠扎紧；双肩下溜的，对照墙上的水平线，贴立校正——一小时，两小时，又一小时，两小时，腰酸了，腿胀了，脚肿了，坚持呀，继续坚持。“没有一番冰霜苦，哪得梅花放香时”。江富来和他的战友们，不就是用这种近乎“原始”的办法，练就一身好功底吗？

天安门广场执勤，为祖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站岗，无疑是荣耀的、幸运的、神气的。可是在这背后，也还隐藏着这样、那样的苦与难啊！别的不说，单从气候而论，就是严峻的考验。酷夏，广场地面温度高达48℃，头顶炎炎烈日，膝下如火蒸烤。衣服浸湿了，两脚泡肿了，尤其是中午强烈的光线，射在皮肤上就像针刺、虫咬般难忍，实在不大好受；严冬，空旷广场，无遮无挡，狂风的袭击，飞雪的抽打，一班哨下来，冻得四肢麻木，浑身发抖，有的耳朵出了血，有的脸颊破了皮，有的嘴唇变得像被固定住的钢板一样……

按照惯例，一年四季，国旗必须与太阳同时升起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“夏至”前后，朝阳在清晨四点半就露出地面，他们每天每人至少担任二、三班哨，前半夜热得难以入睡，后半夜刚刚进入梦境，又得起身，整装出勤。到了冬天，困难更是令人生畏：旗杆四周的石栏，一人多高，宽度只能勉强放下一只脚，且常积有冰雪，而国旗套杆是根3.5米长的钢管，重有十几斤，摘挂国旗时，它像鼓满强风的海帆，呼呼拉拉，非常不便，只得一手

搂住旗杆，一手进行操作，如有不慎，就会摔下……

辛劳与成绩，困难与荣耀，常常如同经纬两根长线，紧紧地编织在一起，使国旗班的战士，在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，变得更加成熟，变得更加富有青春活力。

还是看看执行这班升旗任务的左边护旗手康春明吧。别看他的脸上仍然带着一点难以掩饰的稚气，却已经是入伍将近五个年头的老兵了。17岁高中毕业，他像许多同龄人一样，在未来美好的蓝图上，憧憬过当工程师，向往过做科学家，羡慕过新闻记者、运动健将……可是，高考结果，仅仅11分之差，被拒之于大学门外。最后，穿上了这身“橄榄绿”，当了武警战士。当得知被选到首都“国旗班”后，他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，很快把这个“天大的喜讯”告诉了所有的亲友、同学：“我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伟大国旗的卫士，我是最幸福的人！”

时光，也是试金石。天长日久，公正而准确地检验出包括你、我在内的所有人的恒心、毅力、信念、意志。不知不觉，康春明渐渐失去了开始那阵子的荣誉感、自豪感、新鲜感。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格调的东西：升旗，降旗，站岗，执勤；风里，雨里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……难道金子一般的年华，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流逝？他望着对面那宫殿一样的人民大会堂，痴情地想着、想着：多少英雄、模范、学者、作家，在这里开会、参观，一个个谈笑风生，扬眉吐气，而自己却……每当华灯初放的良宵，多少伙伴、情侣，在广场上，在林荫下，携手漫步，倾吐衷肠，而自己却……尤其是春节和国庆节，多少人家高高兴兴到这里联欢、游艺，叙旧、谈今，而自己却只能钉子般立在哨位上，属于“自己的”实在太少了、太少了！

迷惘，迫使人们去多多思索；苦闷，有时更能酿成甜美的玉液。接连发生在康春明身边的几件普普通通的事，使他怀着后悔莫及的心怀，毫不犹豫地调正航舵，重又沿着主航线，扬帆而去。

这是个春寒料峭的日子，晚霞火一般燃烧在西方天际。广场的